

還珠樓主小說全集

北海屠龙记

外一部

全集第12卷

五洲大藥房發行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北海屠龙记
长眉真人专集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全集终审 崔元和
全集责编 张彦彬 姚军
终审 王梦辉
复审 张彦彬
责任编辑 姚军 马秀萍 莫晓东
设计 谢成
责任印制 董建设 丁国英 李林
责任发行 王东风 王锦飞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 · 北海屠龙记
长眉真人专集
(全集第12卷)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独家发行·版权所有(太原并州北路69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25 字数:440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ISBN 7-203-03698-7/G·1572 定价:25元

還珠樓主小說全集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题字

启功

目 录

长眉真人专集

第 一 回	举酒酌流光 良夜难逢 清游如绘 对枰泊野渡 神鞭御寇 群丑伏诛	3
第 二 回	苦忆心盟 宝马如龙寻旧侣 突飞神掌 佛光满地遁元凶	25
第 三 回	银汉驶孤舟 人在镜中 船真天上 暗云藏大厉 惊逢血影 喜遇真仙	38
第 四 回	潭水碧如油 玉钥金环呈宝相 桃花红似焰 兰珠芝果发奇香	54
第 五 回	美玉种灵葩 倾盖论交求大药 寒光生古洞 仙缘巧遇获藏珍	73
第 六 回	巧得干莫 古篆神碑先示偈 言寻朋好 青山碧水远闻歌	91
第 七 回	对枰试藏珍 紫电青霜森剑气 深宵寻异境 清溪明月艳桃花	109

第 八 回	涤垢浴清波 飞花呈丽景	奇艳当前紫绮念 香光如海起仙音	 126
第 九 回	古洞试仙环 鲜花埋艳骨	花貌雪肤皆恶鬼 血莲翠果拥红珠	 142
第一〇回	宝剑破神经 金刀穿玉股	黑地狱逃恶鬼影 红莲花拥艳尸魂	 159
第一一回	宝剑耀寒辉 仙云封古洞	一道长虹诛丑类 满山明月拜真人	 177
第一二回	苦恋双栖 伤心独枕	多情成孽累 无意入魔宫	 192
第一三回	一径入魔宫 双修多乐事	镜殿春生 忽惊奇艳 蓬莱路远 重话危机	 209
第一四回	厉啸划长空 清光笼远岫	彩气千重消黑管 晴霄万里舞胎仙	 225
第一五回	旅邸夜沉冥 洞庭波浩渺	玉宇无声明远视 银河倒泻失惊湍	 242
第一六回	力挽狂澜 心忧前路	巧遇异人飞幻影 独寻古庙访真情	 258
第一七回	恩爱已成仇 时机争一瞬	犹惜余欢三日饮 多蒙蜜意两心知	 275
第一八回	樱口吸元精 锦囊留素柬	满院红光施毒手 一丸灵药挽沉痾	 292
第一九回	老蚌孕明珠 金霞消毒管	灼灼桃花腾丽彩 森森剑气射惊虹	 309
第二〇回	合力斩妖虫 无心逢劲敌	紫电惊芒逃厉魄 血云如焰拥魔宫	 326
第二一回	入谷访幽兰 酬恩挥玉轸	翠浪因风散花雨 魔云如焰救灵鹫	 343
第二二回	软语尽温存 灵心生妙悟	蜜意如云 柔情似水 明珠在握 与子同行	 363

第二三回	赴约忆深仇 救灾怜涸鲋	万里长空飞比翼 一川渴土涌清泉	 379
第二四回	野火起森林 离魂收倩女	匝地震光 同诛旱魃 弥天风雨 再警芳心	 395

北海屠龙记

第一回	疗妒仗灵丹 飞光诛丑类	临难痴情怜爱宠 相逢隔世话前因	 415
第二回	无意傲凶顽 有心防邪魅	湖上笙歌喧碧羽 盆中宇宙演红花	 466
第三回	御邪除凶 临危遇救	万顷烟波飞血雨 千重雷火拥金莲	 499
第四回	义重师门 喜求灵药	舍身谋老怪 绝海屠妖龙	 530

长眉真人专集

第一回

举酒酌流光 良夜难逢 清游如绘
对枰泊野渡 神鞭御寇 群丑伏诛

这是颍水初秋之夜，夏泛水涨之际，河水已快平岸。两岸垂柳毵毵，碧云满地，大半轮华月高耀天心。因是月夜，岸上沙明如雪。当地除却岸旁大片沙土，余者都是田亩。嵩洛一带，民风淳厚俭朴，附近农民早已入睡，到处静荡荡的。只有树荫残蝉偶然曳声，由月光之下飞往别枝；深草里面虫声唧唧，起伏如潮。萤火三五，明灭其间，衬得河上夜月十分清趣。

这一带本是离偃师东门二十余里的一处野渡，平常无什舟船停泊，又当夜静无人之际，河面上水宽浪急。忽有一只小舟，长仅丈余，上坐两少年和一掌舵幼童，由上流头顺水游来。两少年一高一矮，丰神均颇英秀。幼童年约十二三，却生得猿臂蜂腰，面如冠玉，人甚英俊，穿着清华，举止也颇安详，一望而知是个世家子弟。独人儿一手掌舵，临风而立。身旁放着双桨一篙，好似还未用过，一点水渍皆无。那船看去虽小，清洁异常。两少年对坐中舱，正下围棋。棋桌旁边放着酒菜，各自手拈棋子，不时举杯对饮。拣些酒菜，连酒递与幼童，令同饮食。偶然也回顾说笑，问答几句，神态亲密，好似幼童尊长，却又不拘形迹。幼童独立

船后，一面对答，一面饮食，辞色甚恭。那么洪大的急流，船又顺流而下，本应极快，不知怎的，船行甚慢。月夜泛舟，对桺畅饮，看去颇有豪情高致。两少年谈吐说笑，均极随便，带着几分滑稽，外人决看不出这长幼三人是什路道。

隔了一会，内中一个身材矮小的笑道：“日前途中所遇那一双夫妇，真个我辈中人，可惜匆匆一见，被贼秃一打岔，便自分手。似此人中龙凤，尘海茫茫，不知可能再遇么？”身高的少年答道：“白兄，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听年前一真大师之言，好似良缘天定，日内就要应验。你想再见的，恐不止这一双夫妇吧？”姓白的答道：“朱老弟说话老是讨厌。我已看出这兄妹三人均是异人奇士，他们行踪飘忽，令人莫测。你虽一句戏言，事出无心，如被暗中走来听去，岂不叫人轻视？”姓朱的笑道：“听你口气，足见我说得不差，否则哪有如此矛盾？你方才之言，仿佛前日一别，从此天涯，后会难期，怎又怕人家暗中走来听去？自来英雄难过美人关，休看你平日说得那么凶，一旦夙缘遇合，便愿作鸳鸯不羡仙了。凭良心说，你见了那样天人，一毫凡心也未动么？”

姓白的还未及答，幼童接口道：“朱师叔，我师父只是爱才，决无他意。”姓朱的把俊眼一瞪，笑道：“岳雯，你知道什么？以为你这句话，可讨你师父的好，可知适得其反么？一旦良缘成就，想起你今日之言，不好意思，他再疼你才怪。”岳雯笑道：“不问如何，我师父也不会怪我。”姓白的笑道：“徒儿你不知道，你朱师叔专门讨厌。自来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他说去，不要理睬，他自觉无趣，便无话说了。”姓朱的笑道：“白矮兄不要假撇清，我如不是内子命薄，未嫁而死，眷言情好，怜悯平生，由此看破世情，有了山林之志。如在未遇内子以前，遇见这等美若天人，文武全才绝代佳人，也未必便会放过。”

话未说完，忽听远远马嘶之声。岳雯忙喊：“师父快听，这马

嘶之声不似寻常，也许前日所遇凌侠女，是她寻来呢。”姓白的答道：“你倒想得好，哪有此事？”姓朱的笑道：“可见我说得不差，连你徒弟俱都代你留心，你还赖呢。”话未说完，忽又听岳雯急喊：“师父，树后有人。”姓朱的面正对岸，船又无篷，接口笑答：“小猴儿只管掌舵，不用你管。”说时迟，那时快，船本顺流而下，这时正走到一丛大树前面，傍岸而行，就在这三人问答之间，忽听飐飐飐接连好几响，由一株大树后飞出好几点寒星。同时姓朱的手正拿着几枚棋子，随手一扬，便回敬过去。只听铮铮铮又是好几声过处，火星飞溅中，敌人暗器全被打落。姓白的方说：“小朱真爱糟蹋东西。你把我徒儿这副棋子打残，却要赔呢。”随听岸上有两三人同声大喝：“白谷逸、朱梅两个鼠辈，少发狂言。这三镖一箭，乃是我弟兄三人的信号，并非真要伤人。有本领的，上岸纳命，莫非还要请我们上船不成？”说时，那马蹄飞驰之声已由远而近，顺着右岸田垌坡陀之间急驶而来。

原来舟中少年乃嵩洛间两个有名大侠：矮的一个名叫白谷逸，高的一个名叫朱梅，本是总角至交。近数年来，因朱梅聘妻未嫁而亡，双方情爱甚厚，由此看破世情，意欲寻师学道。白谷逸与之志同道合，同隐嵩山绝顶少室峰上，人称“嵩山二友”。操舟小童岳雯，乃汤阴世族，幼丧父母，也是从小好武，身具神力，人又聪明灵秀。虽未成年，仗着乃兄岳裕精明强干，性又孝友，见兄弟虽然年幼，结客挥金，任侠仗义，不以金钱为重，人却毫不荒唐，彬彬儒雅，所交不是高人，便是名士，料定将来必有成就，不特从不禁止，并还多备金银予取予求，任其随意花用。去年，岳雯闻说嵩山二友白朱双侠不特内外功均臻绝顶，更精剑术，亲往寻访，九次才遇，费了不少心思，终以至诚坚毅，拜在白谷逸的门下。此时嵩山二友已近中年，刚把剑术学成，尚还无什法力。二人天性滑稽，又喜济贫。岳雯拜师以后，决计相随入山，归告兄

长，再三哭求。岳裕苦劝不听，终不放心，亲身往见二位异人，一谈之下，大为敬服。如非家有妻儿，二人又固执不收，几乎弟兄二人一同拜师。回去便取了不少金银，专供兄弟侍奉师长，并作济贫之用。岳雯偶然也回家来探望兄长。那船乃是岳家定制。白朱二侠本领既高，性又疾恶，所树强敌甚多。

岸上三人和另外两同党，均是关中大盗。因有一人为二侠所败，费了三年苦功，炼成两件兵刃暗器，约了弟兄同党，同来报仇。惟恐难胜，又把四川青城山金鞭崖旁门剑仙麻冠道人司太虚展转托人请来相助，尚还未到。这日黄昏，无意中闻得仇人月夜泛舟，勾动怒火，忍耐不住，夜饭后商议停当，由颖水下游沿岸寻来。为首的是弟兄三人冯泰、冯康、冯强，号称关中三虎。另外两盗党是鬼书生张湘臣、神枪小韩信谢浔。共是五人。内中只冯康吃过朱梅苦头，下余均未见过嵩山二友，自恃各有看家本领，不知对头近来学会飞剑。又自恃是麻冠道人司太虚的记名弟子，新近学会几样邪法和十三枝飞雷神枪，越发气壮，目中无人。冯氏弟兄虽见大援未来，敌人名望高大，不是好惹，因谢、张二贼直吹大气，又是司太虚门人，带有十二枝神枪，再三力主。冯康想起昔年惨败受辱之事，勾动怒火，便同了来。一见二侠船到，冯康首先把新炼暗器三镖夹一弩由树后先放冷箭发将出去。不料仇人声色未动，只用几枚棋子便全打落，暗器反撞回来，人还差一点被那铁棋子所伤，不禁又惊又怒。

冯强年轻气盛，过信谢浔之言，因闻人言白、朱二侠均精水性，那船又小，动手不便，正在叫阵。白谷逸刚笑骂得一声：“无知鼠贼。”朱梅低声笑说：“白矮子先不要忙，为你挡横的人来了。”随见一匹白马，上坐一个白衣少女，看去眼熟。月光之下，宛如一团银光，电驰而至，晃眼邻近。众贼党也是该死，明知夜深荒郊野渡，这般时候怎会有此孤身少女单骑飞驰？马又快得出奇，对

面舟中强敌还未打发，忽又妄起色心。

内中冯强更是色中饿鬼，见那少女单人独骑，直朝自己这面沿河骑来，不特没有戒心，反觉对方身材挺秀，另具一种美艳丰神。月光之下观看美人，本比白日要强得多，况又穿着那一身冰纨雾縠，和所骑白马从人到马，通体雪也似白，老远看过去，便觉夺目。再一邻近，越发容光照人，美艳如仙。虽然料定不是常人，色欲蒙心之下，仍误以为是江湖卖解女子，或是家居近处略会武功的少女。这等现成便宜，哪里找去？因同党五人均是能手，对头只是三个，还有一个小孩，目光到处，竟舍众人，抢上前去，便想拦住马头调戏：说好，带了上路；稍微倔强，便将人擒住，绑向树上，等到打败仇敌，再行掳走。

冯康深知对头厉害，口虽说着大话，心胆已是微怯。见兄弟舍了仇敌，冒失上前，暗骂：“畜生，这是什么时候，还想玩婆娘？胜了还好，只一挫败，便加倍倒霉。”心中有气，刚喝得一声：“三弟！”说时迟，那时快，冯强与少女人马相隔只有半箭多地，人才纵起，还未落到马前，张湘臣也是色中饿鬼，在旁看出便宜，口喝：“三弟，须要春色平分。”跟踪纵起。二贼一先一后，一跃两三丈，还未到地，冯强突然怒吼，但只吼出了一半，身子一歪，刚往旁倒，少女连人带马已迎头蹿到，一声娇叱，手中马鞭随手一挥，叭的一声，连肩带背打个正着。冯强本往右倒，河在左边，相隔还有一丈多宽的沙滩，吃少女这一鞭，竟将人兜住没有倒下。再就势一抖，冯强便似断线风筝，在地上连摇晃了两下，忽然随鞭而起。吃少女鞭梢连声带起，朝左面甩跌出去，扑通一声，前半身落向水中，只剩一脚挂在河滩矮树根上，未被急流冲去。

张湘臣身在空中，瞥见冯强落地以前，先由小船后舵旁飞来一点寒星，正打中在右边脸上。同时少女马也赶到，相隔还有两三丈，左手一扬，并未看清是何暗器，恰值冯强受伤张口怒吼，想

似被少女暗器由口中打进，人便歪倒。自知不妙，心中一惊，忙用手独门兵刃铁团扇护住面门，同时身往侧闪，以免身在空中无法收势，被敌人打中五官要害。就这身形微偏之际，冯强已被长鞭兜起，打落水中，少女马头已由身旁对面错过。心还自负平日练就极好轻功，身已凌空，竟能施展这风扬落花，偏燕穿帘的解数，避开正面来势，还可卸去敌人直劲，就势施展独门三十六手铁团扇，反打伤敌。因是天性好色，百忙中已看出冯强前半身落水，任凭急浪冲刷，不见动转，也未出声，分明已遭惨死，仍不舍先前妄念。身往下落，反手一铁扇，待向马股打去，准备打断马腿，生擒少女，快了淫欲，再打报仇主意。谁知死星照命，脚才沾地，手中铁扇刚一用力，叭的一声，被少女回手一长鞭横扫过来，由后背扫向前胸，打个正着。觉着前胸肋骨被打断了好几根，当时奇痛攻心，眼前一黑，一声急叫，待用铁扇招架。少女马鞭也不知何物所制，约有七尺，不算甚长，不知怎的，打在人身，竟比钢铁还坚。这还不说，最厉害的是能刚能柔，好似具有灵性，只一打中，身子便被搭紧缠牢，一任奋力挣扎，休想挣脱。张贼本就痛得彻骨钻心，神志昏迷，惊悸忘魂中，再用手中铁团扇一挡，没有挡开。刚暗道一声：“不好！”也和冯强一样，被少女扬鞭一抖，将人兜起，这一次甩得更高，也更显出少女的惊人神力。竟由右侧相隔河岸两丈多的沙地上把人兜起，由人马头上越过，甩向河中。

事也真巧，冯强原是先被岳雯一粒铁莲子打中右脚，负痛怒吼，把嘴一张，正赶少女飞马而来，扬手一梅花针，打中咽喉要害，当时惨死，所以只吼了半声。这时左脚挂在河边矮树桩上，水流太急，本快冲走。张湘臣恰好甩在上面，叭叭一声，矮树立被压折。张贼重创之余，本就难保活命，哪里再禁得起一甩一压，伤痛昏迷中不及闪避，双目又被树枝扎下，痛急怒吼。还想挣起，再

一用力，于是连人带断树，一同坠入河中。二贼一个已死，一个重伤残废，本就难于活命，再吃几个浪头一打，立随急流冲去。这原是瞬息间事，共总不过两句话的工夫，二贼相继惨死。

冯康先只觉着兄弟冒失，强敌当前，如何还起色心，无故惹事？后见张贼也跟了去，又见少女月光之下美如天人，也自有些心动。觉着现成便宜，人果真美，难怪动心。念头一转，喊了一声，便未上前。另一面，舟中强敌也已起立发话，以为一个少女，怎禁得住两个能手夹攻？但盼少时全胜，今夜便可快活。就这微一疏神之际，二贼已相继惨死。

冯氏弟兄做梦也未想到二贼死得这么快，少女竟有这么高本领。急怒交加之下，正待上前和少女拼命，忽听哈哈一笑，一条矮小人影已随笑声飞坠，落向面前。冯康知是嵩山二友中的笑方朔矮侠白谷逸。少女马也驰到，立在道旁，按辔旁观，微笑不语，神情颇傲，意似贼党不堪一击，故意留与敌人下手神气。冯康心虽愤怒，因嵩山二友威名远震，来时早就有些胆怯，上场还未出手，又折了两个同党。冯强因是平日过于自恃，酒色淘虚，还可说是骤出不意，中人暗算。张湘臣是有名的鬼手书生，不特武功惊人，并还学会一些法术，竟会一件也未用上，便为少女所杀。目前只靠谢浔一人和朱梅交手，再要一败，万无生理。不由锐气大挫，哪里还敢大意。

少女手指白谷逸，正要发话，忽听船上幼童喊道：“师父，这类鼠贼，不值你老人家亲自出手，请留一个给弟子试试新学会的鞭法如何？”跟着，便见一条人影，由小船后纵上岸来，正是掌舵幼童。同时又听朱梅喝道：“小猴儿，只顾跟你师父班门弄斧，这船交给谁呢？”幼童笑答：“朱师叔，我船已系好了。”随说，人早飞落当场。

冯康人最刁狡，深知这男女二敌人无一好惹，见乃兄初会强